



張丞相列傳卷第二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索隱曰：陽武，陳縣。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中丞。

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

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相在殿上，書之於板也。或曰：主四

方文書也。姚氏以爲：大明書，天一閣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

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然田斬解衣伏質○顏云：質，鉞也。身

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甚天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

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關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

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

趙地已平漢王以蒼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趙王耳耳

卒相趙王救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蒼以代相從

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

○索隱曰：以列侯與校郡國

以爲官與與計相同時卒立非久也。○索隱曰：是時蕭何為相

日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推時立号也。

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白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為職

志徐廣曰主撫之屬○索隱曰音昌志友周苛為客張晏曰

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榮陽馬曰若越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

城楚破榮陽城欲令周苛將苛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

項籍以六年中與楚霸王周成以

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徐廣曰文帝後元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直言向蕭曹等皆天下之昌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方擁威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止以留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周昌庭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罷呂右側耳於東廂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周昌為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五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定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力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謂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堯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壽堯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

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
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之獨昌可尚也曰善於是乃召

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

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此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索

謂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章昭以為左遷下也禁不得下仕然於諸侯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與故謂此秩為左廷他皆此類然

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

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

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堯亦

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堯亦

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共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

三反周昌固為不道趙王於是高祖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

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我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

何昌既微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不來至長安曰餘欲樂而死周

昌因謝病不朝見二歲而死徐廣曰昌言用昌論此與章等或益

非也漢書叙曰傳子至孫意有罪除景公五歲高后聞御史大

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以抵堯罪徐廣曰紹后

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

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家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

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赦還為上黨守徐廣曰侯曾

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二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

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

任安書證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尚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

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

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

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許相時緒正律曆綴籙也

或曰緒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

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

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

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此謂五音清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

賦定法律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

為若頂及之得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有

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蒼書律

輒張蒼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

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

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

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

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紕謝病稱老蒼任

人為中候張曼曰中候保任者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

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

卒子類徐音曰一代為侯八年坐臨洮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案

應八年李漢書代侯則類與類謂略同也初張蒼父長不

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曰及孫類

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君之免相後老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

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躡張徐音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馴案

擢張之故曰張其月及漢令曰張士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

遷為隊率所類及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

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

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

蒼免相絲後孝文帝欲用皇后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

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

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

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

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

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

大

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文帝文帝曰汝弟往吾
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
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
今行斬之如傳曰嘉語其意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
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比三弄巨君釋之鄧通既
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叙孝文帝崩孝景帝即
位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以請變更議以謫罰侵
削諸侯而丞相恬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使更
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報數之與地如傳如音
而錄反煒報煇嘉問之故因此以法錯擅宗廟垣為門奏請誅
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謂自歸景宗朝丞相奏請誅內
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古廟垣乃外垣垣故他官居其中以漢譴
譴散館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
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今因歐血而死謚為即侯子共侯茂代三

年卒子侯去病代二十一年卒徐廣曰二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
子侯史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

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弟
劉舍本項氏劉也劉氏及今上時始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弟
父表佐高祖有功劉氏及今上時始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弟

孫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弟功日廣平侯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
祖弟之孫高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弟等為丞相皆以列

侯繼嗣姪姬徐廣曰姬者士角友一作師一作麟○索隱曰姬音
者亂及義如尚書斷斷無他故廉謹為丞相備負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

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也張晏曰不考經典周昌木
蠶人也任教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

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絀秦曆尚行御史亞

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姪姪無所發明

孝武時丞相多其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

丞相長陵人也名千卒而有車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宿先生等所託然丞相

傳初省略漢書則備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伴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史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駁之

發更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答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擊君索隱曰擊姓也音姿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更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檀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椽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大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祁官代

祁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大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賊免為庶人祁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祁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
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
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
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
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
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子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
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
蠲為御史大夫子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
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谷浮
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官
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
臺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博學受詩家言衡備作以給食

欲亨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
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
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選為光祿勳居殿
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御史大夫
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
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
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一作微然多至御史
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與幸丞相物故也高堂
魏朝訪日物死也故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父不
也言無復所能矣事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
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
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竟不得者衆甚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

或亦稱大史公其
迷漫隨一何証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二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屬陳留屬縣高陽縣名也故音舊傳

去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應劭曰為餓也晉灼曰落

高陽縣人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

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

其將皆握蘇勛曰握握急促之見○索隱曰應劭云握握小也好苛禮

○索隱曰索苛亦作苛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

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

也服虔曰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

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案先謂統

也若見沛公謂曰且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

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帶劍來者沛公

輒解其冠渡酒其中○索隱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帶劍來者沛公

輒解其冠渡酒其中○索隱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帶劍來者沛公

輒解其冠渡酒其中○索隱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帶劍來者沛公

可以儒生說也。鄢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鄢生所誠者，沛公

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月。使人召鄢生。鄢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狀

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按樂而見鄢生。鄢生入則長揖不拜曰

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魯備禮。時

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鄢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

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鄢生上坐，謝之。鄢生因言六國

從橫時，沛公喜，賜鄢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鄢生曰：足下起糾合之

眾，一呼而響應，天下皆叛。秦天下之禍，由通五達之郊也。如沛曰：四面中央

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沛曰：四面中央

足下客兵攻之，百為內應，於是遣鄢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

留，號鄢食其為將軍。鄢生言其弟鄢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

南略地。鄢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荊陽，漢

兵遁保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

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

楚。鄢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

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此諺也。鄢商夫教倉君天

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

迺引而東，令通卒分守成臯。李隱曰：適音直，及案通俗文云

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

隱曰：以言不取，教倉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

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曰：案謂女

紅音。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

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距蜚狐之口。如淳曰

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

萬之眾，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

開也。案蜚狐在西南。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

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

萬之眾，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

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

萬之眾，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
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
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
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
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勦力西面擊秦約先
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
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
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
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
方船而下○索隱曰方船謂並舟也戰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
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志戰勝而不得其賞拔
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刻而不能授孟康曰
願也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刻斷無圭角漢曰
不忍長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士怨之而

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

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二十城索

隱曰北魏魏郡魏郡在魏郡北魏郡在魏郡北魏郡在魏郡北之福也今已據倉敖之粟塞成皇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

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

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為然迺聽酈生罷驪

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問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

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出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

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

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身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

疾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酈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

食其子酈齊數將兵不富侯上以其父故封齊為高梁侯後更

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酈齊地也元狩元年中

武遂侯平坐詔衡山王取六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尚相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諸侯皆屬可謂至溘然漢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舌改且休之遣臣授君王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

所以新造未集之越屈疆於此道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接使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他迺蹶然起坐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渠不若漢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直千金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之。蘇曰。陸賈。楚人也。蘇曰。陸賈。楚人也。

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
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
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左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
法不變卒滅趙也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驂後與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
卿趙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懼而有黜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書
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述存亡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
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
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今為生產陸生常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
人焉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也其下過字

上西頁

為也韋昭曰迺言汝諸子無久取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
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
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待
見陸生○索隱曰深念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索隱曰深念也
曰○索隱曰深念也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深念也
五○索隱曰深念也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
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相和調則主務附○索隱曰深念也士務附○索隱曰深念也一○索隱曰深念也作○索隱曰深念也豫○索隱曰深念也天下雖有變即權
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大尉絳侯絳侯
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
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
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
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索隱曰深念也

上西頁

鞠言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
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
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
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

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
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

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
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

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
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故義不知君素隱曰案崔浩告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
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

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草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聽○索隱曰

亦音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
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

以言六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
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曰索隱

有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用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
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

誅曰曰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
辟陽侯太后大驩兩王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

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
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

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

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

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

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兒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是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北臣臣恐至失謁曰夫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

朱建

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里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眾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說以教巨者非巨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及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

六

史記卷七

七

吉

趣下而令頤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懾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卷八十一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陽邑名在韓陽

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從攻安陽，杜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

曲遇陽武，斬首十一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灌。漢王賜

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也。音恭。從入漢中，遷為右騎將，從定三

秦，賜食邑，雕陰。除廣曰：屬上郡。索隱曰：從擊項籍，待懷高帝於懷

志：懷陰，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

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下，倉之。下，赦。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云：信

言之，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也。項監云：屬曹參

以殘破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

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五歲為齊相國，四

月擊陳稀，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曾擊稀，一月從為代相國，將

屯如，津日，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助兵而守曰

屯，如，津日，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助兵而守曰

文，祥云：邊郡有屯兵，寬為代相，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

謚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
桓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音肅然之音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
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音廣曰將首五十七級捕

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
主斬騎長一人張晏曰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

為漢王賜爵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
龍西破之定隴西六縣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

從東擊苑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友者王武等略梁地別
將擊邠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音苗南徐廣曰苗音與今為

八十人破楚軍榮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
將負郝軍案此在河非曹參軍朝歌破之所將

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四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

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竹欣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

下邳邳別下平陽徐廣曰邳身也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

人音廣曰邳高降邾從攻朝歌邾音廣曰邾又別擊破趙軍降邾鄆鄆六縣

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音廣曰魯地東王繒邾下邾志音廣曰魯地南至

斬所邑音廣曰魯地東王繒邾下邾志音廣曰魯地南至

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音廣曰魯地

定食四千六百戶號武信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
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承

相敵破之音廣曰魯地東王繒邾下邾志音廣曰魯地南至

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

無此五字 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歿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

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女事後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縲者服虔曰蒯音管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縲音薛蒯

蒯從邑今書本並作管蒯音對非也蘇林音薄惟父習均案功且

表屬長少雜浩音薄壤反楚漢春秋作懸成侯則裝懸聲相近此

得其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矣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

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過淮陰侯兵襄

國軍不利下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方謂淮陰侯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

未嘗自行今上嘗自行是為無令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

門不趨殺入不死至孝文五年縲以壽終諡為貞侯子昌代侯有

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縲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

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郵縣郵一作郵索隱曰郵蘇林音多屬陳

再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居不問者也

至元鼎三年居為大常有罪國除

大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嶺欽徐廣曰一也

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

天授也蒯成侯周縲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

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議從漢動叶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

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離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傳新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曰敬本姓劉也。因姓劉耳。漢五年成隴西過敬高祖曰。婁即劉也。

漢五年成隴西過

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蘇林曰。輓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

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蘇林曰。上音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

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

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

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

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

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

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

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治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

更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

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

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

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勝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案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

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吭張晏曰吭喉也。索隱曰反一音胡岡反蘇林以為為。肱頰大脉俗所謂胡脉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

都秦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明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三川則亡不如都周上疑未嘗

及留侯明言入關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即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

秦春君以其首謀都關中故号秦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

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

迺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敎反。擗擊敬廣武。索隱曰地屬鴈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

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石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

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古

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古

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古

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父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塔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與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今宗室及後宮詐請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此一子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秦南若舉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新秦中云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

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秦有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只率以東伐此強太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秦小國云今高陵縣屬諸田華陰也○兩諸景及三輔諸田諸樓尚多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薛漢春秋名何秦時以文學徵待詔

博士數獻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日君無刑刑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鏢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

盜於是二世今御史案諸生言及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

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四匹衣一襲索隱曰案禮記必有表不單

衣必有裳謂之一編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

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亡去之薛薛

以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

帝從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

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

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舉云知衣便事非漢王喜叔孫

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廼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

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

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類集云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

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斯將寒

之士張晏曰舉卷也頃曰賊索隱曰案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

通為博士張晏曰舉卷也頃曰賊索隱曰案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

通為博士張晏曰舉卷也頃曰賊索隱曰案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

為博士號授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漢五年

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

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互呼拔劍擊柱高帝

悉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戶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

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

周之禮所因於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

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

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

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

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

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

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葛徐廣曰

準音子外反鞞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練屐葛謂以茅葛織也

為鞞位春秋傳曰置茅葛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

最音茲會友賈達云束茅以表竹為莖又繁繁野外習之月餘叔孫

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練索隱曰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

旗志徐廣曰傳言趨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陞

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

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

今謂之臚臚也九賓則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

執職傳警徐廣曰一傳警云帝輦也於具皇帝輦出房百

步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法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必高曰以尊卑次起上壽觴凡行謁者言

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土竟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

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

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

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為郎叔孫通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

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

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

上曰音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

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

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

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

地當之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之臣以諫不從請以身高帝曰公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

地當之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之臣以諫不從請以身高帝曰公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

地當之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之臣以諫不從請以身高帝曰公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

地當之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之臣以諫不從請以身高帝曰公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

地當之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之臣以諫不從請以身高帝曰公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

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朋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日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從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開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徑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柩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日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上恭隱曰案曰氏春秋仲春嘗以含桃先薦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日人主無過舉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是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日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上恭隱曰案曰氏春秋仲春嘗以含桃先薦

朱櫻馬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

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豈可專邪叔

孫頌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案西曰道固委蛇李隱曰音移蓋謂是乎

其車駕西都既定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屬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季布變初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口在如淳曰相與信為

法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供佛也○索隱曰在如淳有名於楚項謂

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項謂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告

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

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季布衣

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柳車為柳車廣柳車上

也○索隱曰案服虔曰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

則柳為車通名廣柳所造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

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其車稱柳故

後人通謂也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

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

車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

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

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

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
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
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
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
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
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
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
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
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
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
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
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轂匈奴事
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欲以為御史大夫
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者如字音其鞞及至留邸

季布

一月是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罷得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
龍得詩罪河東其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
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天陛下以一人之譽言而召
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開陛下也索隱曰
親懼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服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
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
事權貴也與與曹丘生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
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事貴人趙同等
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與寶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寶長君
迂以其父名談如改之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
使寶長君為寶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社固請書遂行
介於布請見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持書曹丘生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
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
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
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各

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氣蓋關中過人恭

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素絲匿索

隱曰長事素絲弟蒼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

中尉司馬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

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

西短丘揚高相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

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

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

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居

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數歲彭越去

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

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

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誅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

召彭越貢以謀反夷三族已而無梁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取

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

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

矣趣耳之索隱曰趣音促身音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

髮徐廣去一作走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

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

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

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

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

以苛小徐廣曰小宰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

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厚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

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

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

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

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

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

功封俞侯徐廣曰擊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

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大常儀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徐廣曰履

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

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

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非能勇也其

計畫無復之日徐廣曰復樂布哭彭越趙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

難歟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

李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索盜鼠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索盜者楚人也周禮盜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群盜徙處安陵高

后時盜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盜兄噲任盜為中郎如淳

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其上禮之恭嘗自送之

徐廣曰目索盜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主在時主亡與

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絳侯為其方呂后時諸臣用事擅相王劉氏

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

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

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如淳曰

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索盜曰吾與而兒善今兒廷毀我盜遂

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

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盜結交淮南厲王朝

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前地上弗
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
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
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
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
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
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
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
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弗陛下口所嘗
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
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賁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賁育水行不避蛟龍陛下行不避虎兇戰國策云夏陸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為申繻所殺賁育奔陸
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

袁盎

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坐人且陛下遷往南王欲以苦其志
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其上乃解曰將柰何盎曰淮南王
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
廷袁盎常引大體慨官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諫字以數幸常害袁盎袁
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持節夾乘與車騎從者云
常侍說盎曰一作謀君與闕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
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
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
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
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營
○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營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營
○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營

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嘗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海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夫於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海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曰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何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盎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

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也盎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錘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海曰百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海曰事未發之時意曰索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海曰盎大鼂錯猶與未使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兵所以

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實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
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
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吳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實
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
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
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
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類曰盎知之弗泄遇之
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
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
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樽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陔
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
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
幸有親文類曰言吾親不使遇害也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
親張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沈

袁盎

張道如淳曰史謂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從醉卒直隧出司馬

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發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

騎馳去文類曰梁騎擊吳楚者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

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

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闔雞走狗雞陽劇孟嘗過袁盎善待之

安陵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或曰博徒之徒將軍何自

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六親

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

且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

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主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

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

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主之語塞者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

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曹淳曰
備之表盜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刺殺盜安陵郭門
隋秦時贊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畫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
索隱曰韋昭去楊姓也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按朝學申
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之後也

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與雒陽宋

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索隱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

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錯為人隋直刻深高曰補岸

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錯為人隋直刻深高曰補岸

隋字或云術道也隋音七也無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

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

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詭詔

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費曰茂以其辯得

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

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

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

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法今多所更定丞相申屠

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

穿兩門南出擊壘廟墻垣索隱曰墻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

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奏

事因言錯擅擊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之曰此非廟垣也墻中垣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

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占

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

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嘩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

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

作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

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

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

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

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軍日道

削地以誅錯為名其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

言也索隱曰鼂音此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

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社

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

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

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知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

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實引義抗慨遭孝文

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時以變易張晏曰謂及吳楚一

說說雖行哉然後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今時數言

鼂錯

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往救欲報私讎反以亡

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席賢賴朝錯建

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累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韋昭堵音緒字泰有元伯

居以此言為騎郎

蘇林曰雅錢若也

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類不與

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父宦減仲之老不遂

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

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

索隱曰案甲下也欲令且卑下其志無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

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

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晉天從旁代尉對上所

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

是邪尉無賴

張曼曰才乃詔釋之拜晉天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

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

人言事曾果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書作謀謀多言也

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

徒文具耳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

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

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暴錯不可不

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

秦之敝具以質言如身口至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

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身口至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

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

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

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廟上以述學也如傳曰居高臨垂遠曰

上指示使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曼曰使夫人邯鄲人

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曼曰使夫人邯鄲人

意慘悽悲懷謂得臣曰嗟乎以

石為柶用紉絮謂蔡漆其間徐廣曰紉謂以絮其間也○索隱曰

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鄰張曼曰錮錮也帝北

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曼曰渭

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傳曰長聞蹕匿橋下父之以為行已

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傳曰

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謂止行人○索隱曰在結云當謂蹕其罪

出案百官志太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却國蹕疑罪皆蹕當以

○索隱曰倚於絢反索謂謂

○索隱曰倚於絢反索謂謂

○索隱曰倚於絢反索謂謂

○索隱曰倚於絢反索謂謂

○索隱曰倚於絢反索謂謂

○索隱曰倚於絢反索謂謂

○索隱曰倚於絢反索謂謂

○索隱曰倚於絢反索謂謂

○索隱曰倚於絢反索謂謂

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罪之按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為廷尉者欲放疾之而君以法奏之者謂依律以罰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足一作且罪等如中然以逆順為差盜宗廟器而疾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

張釋之

天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一作開美書作啓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

恐○案隱曰謂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

見謝則未知何如用上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

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讖解

顧謂張廷尉為我結○案隱曰結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

謂王生曰獨奈何廷尉張廷尉使跪結鞅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

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

鞅欲以重之請公釋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

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擊字長公官

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在○案隱曰謂世公直不

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也或曰以至孝事文帝文帝輦過過音戈謂

聞○案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

文帝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過即署也

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

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

鉅鹿也○索隱曰每食念趙將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夫在趙時為官卒將○索隱曰官卒將

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

為人良說○索隱曰而博解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

豈憂爾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書前云味笑其言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

為本初機何乃上及父祖并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

見前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

曰公柰何喪辱我獨無問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

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通下音乃殺北地都尉昂

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

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之道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

者○索隱曰止非門之聞也門中寡人制之聞以外者將軍制之

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夫言李牧為趙

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按謂軍中立賞賜決於

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

三百乘○索隱曰案六節書數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數音

百金之士十萬○索隱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至○索隱

也劉氏云其功可謂百金是以此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索隱

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

女傳云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五

卒私養錢○索隱曰私養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

馬唐一

馬唐一

馬唐一

馬唐一

馬唐一

馬唐一

日一推牛饗賓爰量吏舍人直追反擊也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

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

○素隱曰案謂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卒斬首以尺籍書下

庶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

照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五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

日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素隱曰案尺籍者謂書與斬首之功

於一尺之版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發詐也故行終日力

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產同 終日力

戰斬首捕虜上攻幕府○案隱曰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

莫當為幕一言不相應○素隱曰應音乙陵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古字少耳 一言不相應○素隱曰應音乙陵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

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

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臨

能用頗牧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

彼將有激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之車軍 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

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

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同

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諺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一君之所稱誦

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

張季馮公近之矣

張釋之為唐列傳第四十二

卷之二

五

...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